

A Global History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 著 吴象婴 梁赤民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A Global History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吴象婴 校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1971、1982
by Prentice - 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敏

全 球 通 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吴象婴 梁赤民 译
吴象婴 校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0 插页 8 字数 7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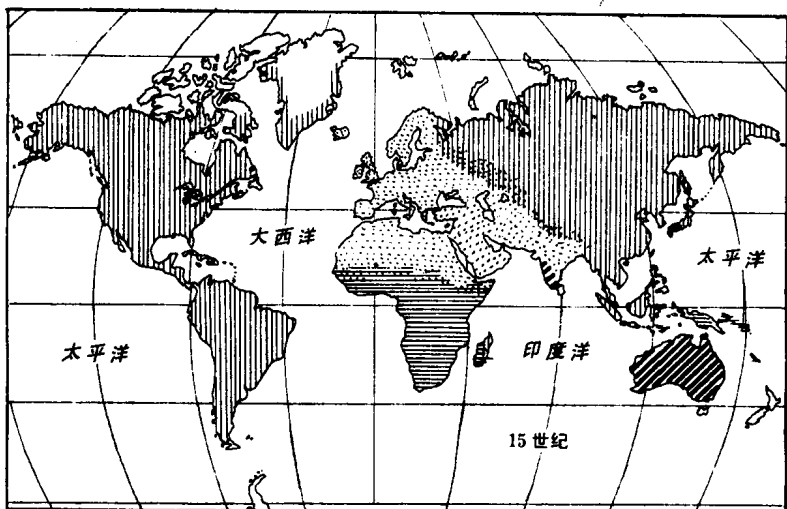
1999年5月新1版 2000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ISBN 7 - 80515 - 657 - 3/K·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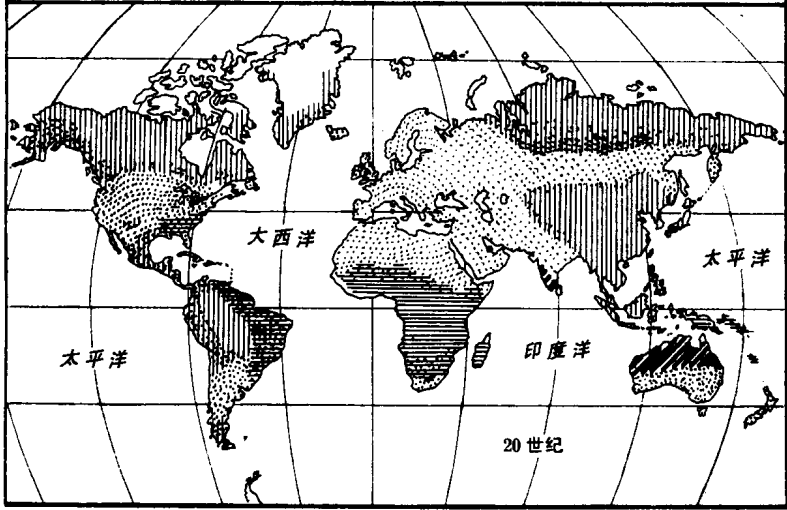
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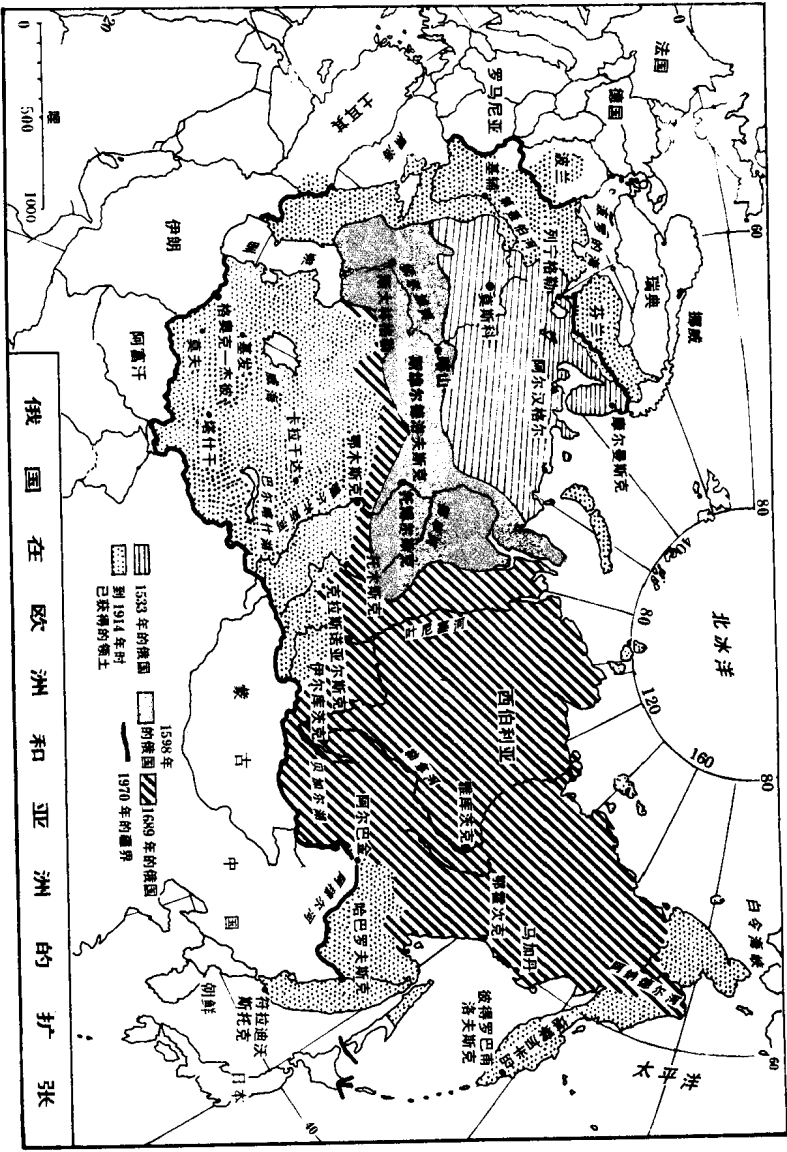
6779-17



世界的种族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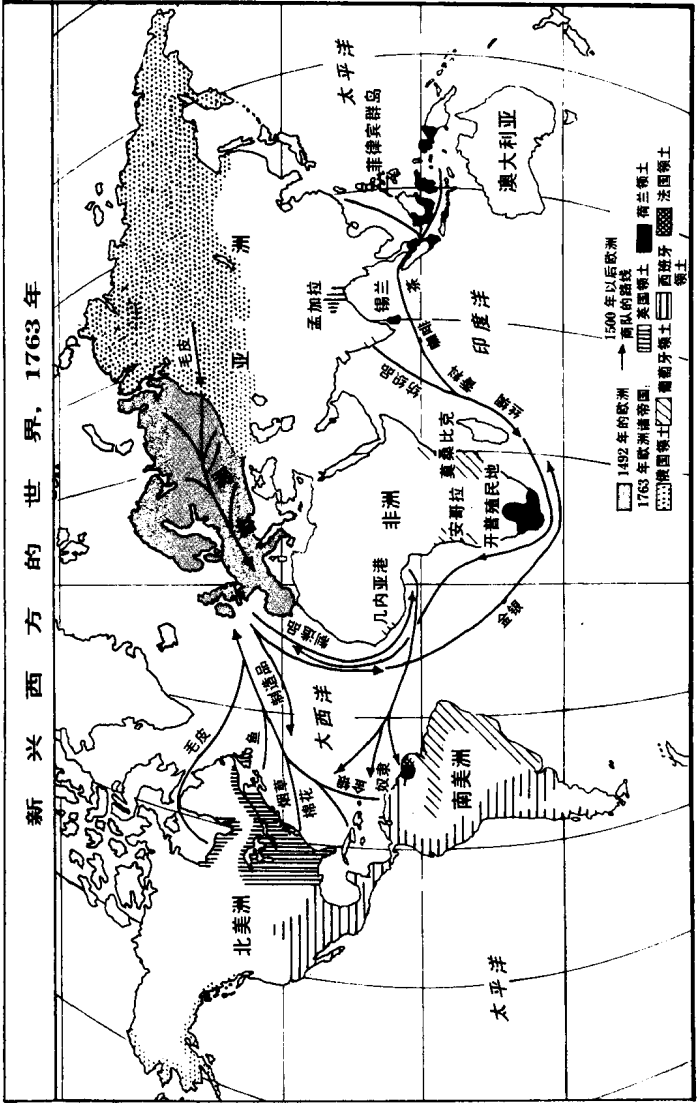
蒙古种人 高加索人 澳大利亚种人 尼格罗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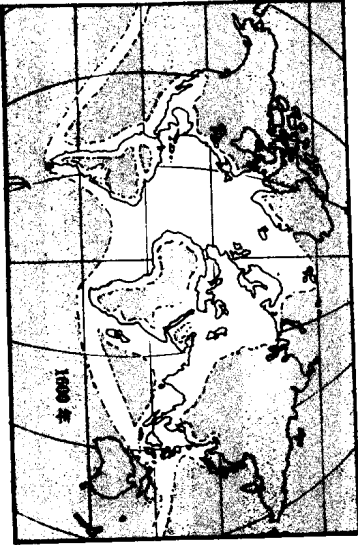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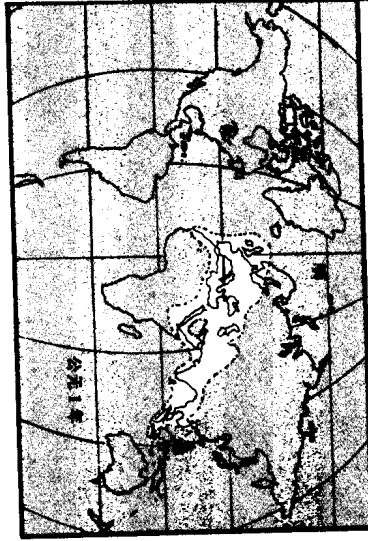


俄 国 在 欧 洲 和 亚 洲 的 扩 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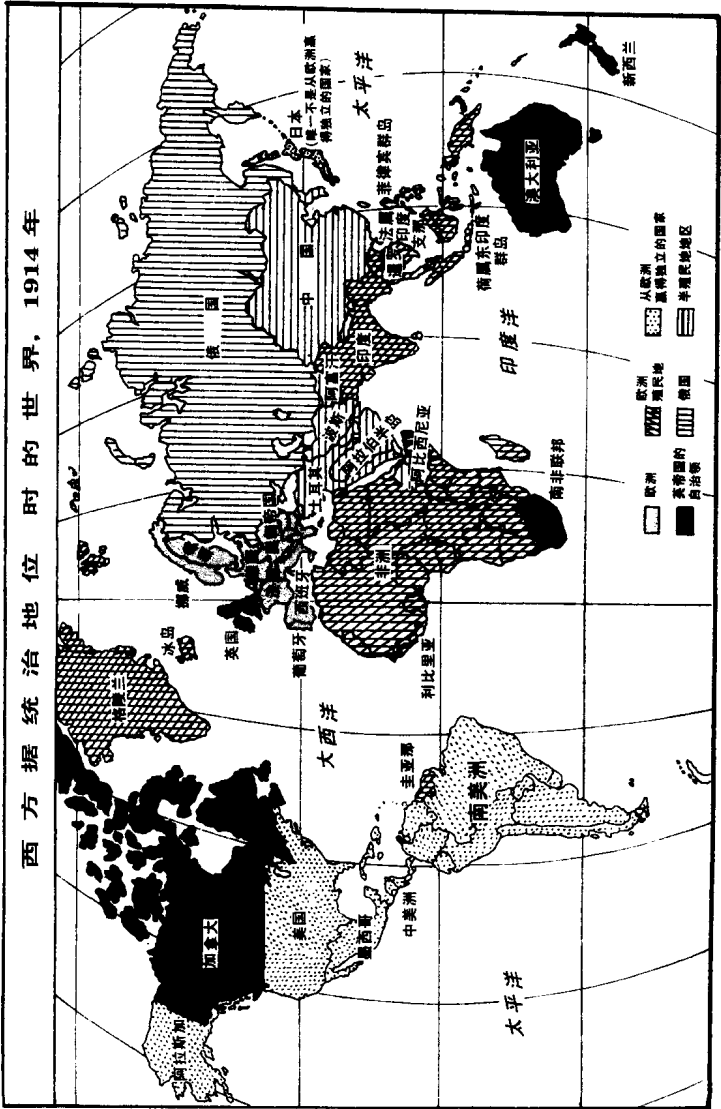
新兴西方的世界, 17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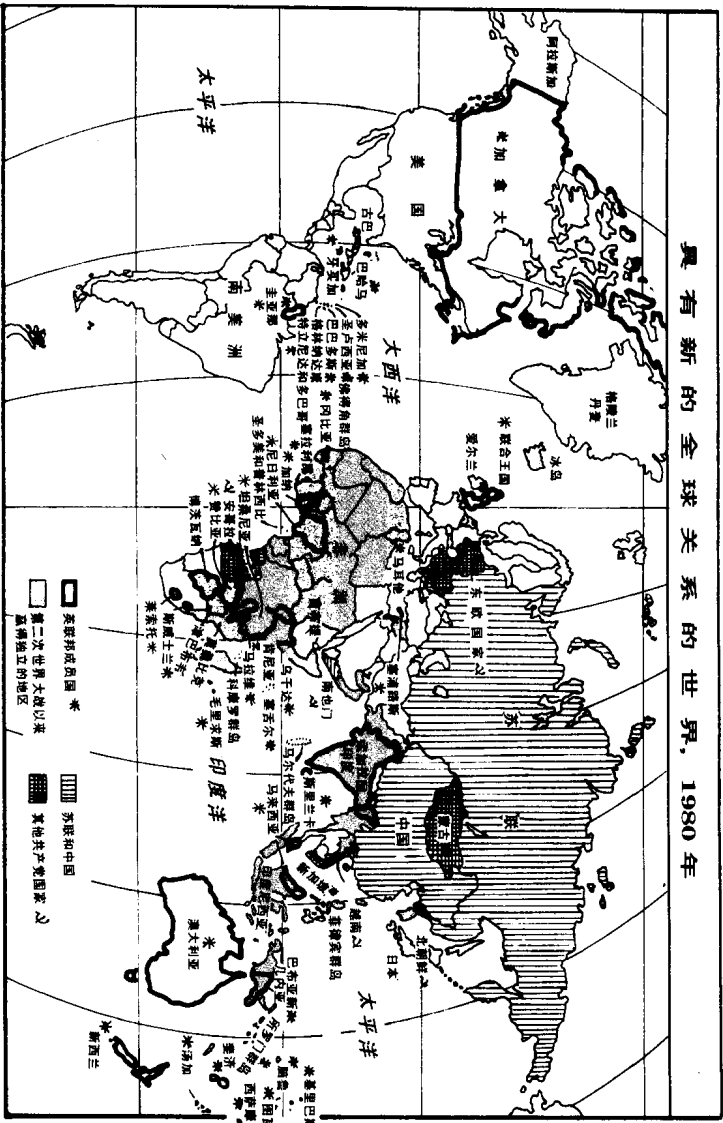
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公元1~1800年



西方据统治地位时的世界，1914年



具有新的全球关系的世界，1980年



序 言

历史的用处就是要对当前有所帮助。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西方文明”这一旧术语现已不再适用。世界诸重大事件和全人类的共同需要把亚洲文化同欧洲文化及南北美洲的文化连在一起，首次形成了一个世界文明。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凡是序言，就应该写得简明扼要；然而，本序言应是一个宇宙容器、一艘飞船，它将载读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观察到地球全貌，就像本序言之后的篇章使读者了解到地球上诸重大事件那样。

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由于需要使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圣经》框架，受到了束缚。他们习惯将过去划分成与《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到17世纪后期，这一传统的划分面对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历史资料而愈益显得不适当。首先明确打破这种世界史编纂旧模式的是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风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这两部书不

仅论述了《圣经》中古代的几个传统地区,也论述了中国、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纪末,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开始渐渐消失。而更科学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须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历史编纂视野狭隘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开始恢复。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现已大大扩大了可靠资料的范围,而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随着通讯联络的飞快进步,迫使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这一新的历史编纂趋向的是H. G.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9年)、拉尔夫·特纳的《伟大的文化传统》(1941年)、威廉·H. 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史》(1963年)以及当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历史杂志》和《人类史》。

本书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把过去同现在联系起来。历史并不像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抱怨过的那样,涉及的仅仅是“一件又一件糟透的事”。那种历史在知识方面与其说使人易于理解,不如说很可能使人不易领会。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研究时事才是有用的、有价值的。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应以一种对现在有意义的方式去分析过去,应注意并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本卷四编的每一编后附有一篇题为“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的短文的原因。

本书第二个突出的特点是,它不仅把过去同现在联系起来,而且把现在同未来联系起来。许多人认为历史不能用来预知未来,因为它不像化学或物理学那样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他们认为化学

家能准确无疑地预言元素 A 与元素 B 相结合时会发生些什么,而论述人的历史学则不能那么准确无疑地预言人的行为。因此,有人认为,科学家能在实验室里有把握地利用种种可预料的实验,而历史学家则不能那么有把握地利用过去。

乍一想,这种论点似乎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将气象学家与历史学家作一番比较,这种错误就会变得很明显。气象学家可以非常成功地预报飓风将袭向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因此他们被认为是科学家。但是,气象学家无法预报某一地区的哪幢房子会遭到袭击,哪幢房子不会遭到袭击。这并不意味着气象学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意味着不同的科学可作出不同水平的预言。因此,手握烧瓶的化学家能比手持测量仪器的气象学家作出更精确的预言。不过,就有用的预言性目的而言,气象学仍是一门令人信服的科学,并随着计算机和人造卫星的运用,正稳步地变得更加精确。

历史也是如此。它不能像水晶球那样用来预言哪个政党将获胜、哪个国家领导人将遭暗杀、哪个国家会发生一场革命、或哪个地方会爆发一场战争。但是,历史若得到适当的研究,就能表明各种条件和政策的什么样的结合在过去导致了暗杀、革命和战争。如果我们了解了这类过去的模式,那么我们对现在和未来就有了某种指导。但是,如果我们不研究过去,现在就会显得很神秘,而未来则会显得很可怕。

本书的附章题名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这一章阐明了今天所有的社会——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除了正在遭到外部的“核冬天”的威胁外,还正在经受深深的内部分裂。如果我们以这一章结束我们的历史,未来的确似乎是无望的。读者很可能要问,“既然我们中间没有人可以活下来享受到未来,为什么还要费心去研究历史呢?”出于这一原因,附章前面有一篇用作结语的短文,题名为“从世界历

史看人类的前景”；在这篇短文中，我们试图从对过去和现在的研究中找到若干指导方针，使我们多少能知道在未来应期待什么。

这便使我们见到本书第三个突出的特点，即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它论述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它关注的是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西方诸民族或非西方诸民族。就仿佛你读者正栖身月球俯瞰着我们所在的这颗巨大的行星。从那里，你得出的观点与居住华盛顿、伦敦、巴黎、还有北京、德里或开罗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这种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对传统的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背离。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后，历史研究一直是注重国别史，而不注重人类史。但是近年来，作为对在全球迅速蔓延的当代诸重大事件的反应，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日益增长。由于宇航员几小时内即可绕地球飞行一周，冒险探索宇宙空间，由于报上刊载的有关亚洲的头版重要新闻，其数量并不少于有关欧美的头版重要新闻，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要了解这个不仅在言谈中而且在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世界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了解世界并不是转向世界史的唯一理由。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必须承认并予以重视的基本的统一性。

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不对全世界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概观是不行的。有了这种概观，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在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时所起的重大作用。

起先，这种相互影响是时断时续、相当微弱的。但后来，欧洲人哥伦布和达·伽马启程作海外探险。在以后几十年间，他们及其后继者使世界各地开始直接交往，这种交往日益密切、持续至今。对比起来，1500年以前的许多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

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不过,这种闭塞状态从来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漫长数千年中,人类各部分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确切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一直愈来愈快地缩小,以致今天竟真正地成了一个“宇宙飞船地球”、一个“地球村”。

如果承认通常的世界史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这一事实,那么我们怎么可能通过学一门课或者读一本书就了解整个世界呢?有些历史学家说,世界史按其定义说来当包罗一切文明,其内容过于浩繁,不适宜在课堂里讲授。他们说,仅仅教西方文明史就已感到难以应付,如何还能把其他所有地区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文明史也都包括进去呢?当然,回答只有一个“不能”,只能说,按照这种定义的世界史显然是无法在课堂里讲授的。但是,上述定义并不准确,实属误解。正如西方历史不是西方各国历史的总和,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各文明史的总和。

精心设计的欧洲近代史课程并不依次讲述英国、法国、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家、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诸国家的历史。相反,尽管它自然要顾及诸主要国家内部的基本发展,但还要追溯那些曾对整个欧洲发生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完善的世界近代史课程与此相同,虽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因此,就世界历史课程而言,其问题并不在于要和盘托出更大量的史实,而在于要保持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全球的而不是地区的或民族的视角。

如果考察从哥伦布航海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近代初期阶段中的诸重大事件,这种不同的视角的含义也许可得到具体说明。在有代表性的欧洲历史课程中,对于近代初期阶段,通常讲述的主要课题不外乎是:16世纪的王朝冲突、新教反抗、海外扩张;17世

纪的三十年战争、专制君主国的兴起、英国革命；18 世纪的王朝战争和殖民战争、启蒙运动、开明专制君主。

对比起来，考察近代初期阶段时，这部世界史教科书着重于西欧的崛起，因为西欧的崛起是这一阶段中具有最深远的世界意义的一个事件。在 15 世纪末，欧洲仅仅是欧亚大陆四个文明中心之中的一个，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到 18 世纪末，西欧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组织起遍及全球、可谋取暴利的贸易，并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因此，这一阶段作为从 1492 年以前的诸地区彼此隔绝到 19 世纪西欧建立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据有突出地位。

如果以这一观点评价近代初期阶段，那么显而易见，有关欧洲历史的传统课题与世界历史是不相干的，必须抛弃。因此，本书中取代欧洲历史课的传统课题并予以强调的是以下三大课题：

1. 欧洲扩张的根源(为什么向世界各地进行扩张的是欧洲而不是欧亚其他文明中心)。
2. 欧洲扩张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欧亚大陆世界(它们的基本状况、制度及其影响欧洲扩张的性质和进程的方式)。
3. 欧洲扩张的阶段(伊比利亚阶段, 1500—1600 年; 荷兰、法国、英国阶段, 1600—1763 年; 西伯利亚的俄罗斯阶段)。

这一结构使我们能阐明这些世纪里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结构如同欧洲历史课程中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结构一样，不是难于理解的。此外，读者还应注意，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19 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在 19 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特点是欧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最后，在 20 世纪，世界历史成为非西方世界对西方统治的反抗日益高涨、朝新的世界平衡作危险的探索的历史。

简括地说,这就是世界历史的依据和结构。这一结构如同西方历史的结构一样,不是复杂的。区别仅在于:世界历史的舞台是我们所在的地球,而不仅仅是欧洲大陆。

读者也许希望一开始先阅读最后附章和用作结语的那篇短文(“从世界历史看人类的前景”),最后附章和那篇短文对全球目前的状况和趋势作了概述。这一概述也许可提供使这部教科书的前面几章显得更切题、更有意义的深刻见解和视角。

(吴 贝译)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编 1500 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1)
第一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2)
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10)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11)
二、新的智力水平	(15)
三、扩展中的经济	(18)
四、技术的发展	(22)
五、新的经商技术	(25)
六、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28)
七、处于前夜的西欧	(31)
第三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35)
一、约 1500 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	(36)
二、近代诸穆斯林帝国的崛起	(39)
三、穆斯林帝国的辉煌	(47)
四、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57)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66)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67)
二、皇朝的循环	(71)
三、中国和纳贡制度	(75)
四、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76)
五、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80)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82)
七、德川幕府	(84)
八、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86)